

河陰文徵卷三

文

清

范爲憲

重修河陰儒學記

或問禮樂鬼神二者爲教其義孰重余曰修身不可缺治
心不可忘故王道厚風俗而不廢蒸嘗儒者正人心而不
弛齊戒二者相爲用而相有功然則世人敬鬼神而輕禮
樂者何故曰何以言之子不見夫治宮觀者乎一夫倡之
羣而趨和錢穀匪翼而自飛粟帛匪脛而自走匠役無驅

迫而自赴物料無期會而自來否則幽明或我督也夫是以鬼神愚人人亦受其愚而奔走罔暇焉若夫修聖廟則不然明知其功名我錫也明知其人才我宗也累累然出入也則曰辟雍子弟嬉嬉然燕笑也則曰先聖衣冠一人倡之而衆人未必應一年作之而數年未必成簿籍所登虛應故事而已禮樂不興職是之故余曰飲食養人而亦時有害而日用則必需藥餌攻病而有時不用而方術則必備亦存乎其人而已矣故禮樂明而鬼神幽之鬼神虛而禮樂實之其有孝友不敦齒讓不習尸祝矯祠牲帛飾潔彼亦何能爲也今日文教起不在人心不齊而在士氣

不振不在言之太多而在行之不果兩學博教諭耿諱應
臨司訓潘諱景歐蒞任之初即以建學爲第一義纔一鼓
舞而子衿趨事官牆內外煥然更觀其倡而靡不應者乎
其作而靡不成者乎且以其暇講修身治心之要而一時
風尚咸歸於正伊洛嫡派實萃於此吾知禮樂以興鬼神
以格矣是役也先啟聖祠及大殿兩廡次齋舍門垣次碑
坊雲路窈窕於順治十四年八月落成於十五年三月用
木二百一十九株磚瓦五萬有奇石灰一萬六千五百斤
工作日有千餘人官師捐俸繼以紳衿勸及百姓匪一人
之力也若曰金碧炫爛易素樸而繪以文彩此皆朝廷德

意余不過爲督其成耳是爲記

李經國

重修飛龍頂記

邑治乾方羣峯插天壘嶂蟠地峩峩而周匝者廣武之玄
帝頂也前面高山之阻後帶黃河之險諸巘來朝勢若星
拱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金頂之巨觀也嗣後歷年久
苦難整葺時多苦衆慨然有薙草開林崇基喪刹之思但
板楔木石土磚匠材不能具應募十方獎成勝概於是崇
起金頂剏興南岩開左山修朝聖門建樂樓置王母洞仙
臺得道雲路衝頂以暨青龍庭列左白虎庭列右卽玉仙

臺黑虎殿鐘鼓樓各有安位若靈官殿門牆大爲改觀爾時帝得呈祥神虎顯聖威靈浩大莫可測倪然規模若自天設造作實有人力主其事旅應全夫婦交瘁相其成者陳子蘭等彼此勸勉所爲興工選材量工給食度道治之申木石可用者移而並置之鑿舊料佐以新材工報於順治八年告竣於順治之十一年營工三載輸資兩河層巒聳翠飛閣流丹美哉輪美哉奐登斯頂也真有長煙太空皓月千里遠近共瞻神人咸若者矣予故羨其速成不禁慨慕爲言以爲作善者勸

岑鶴

區田小引

農者天下之大命貴勤貴精貴專貴恒缺一不可先王之
所教後人之所述道綦詳矣大江以北率多土滿而民情
以澇旱聽之天以肥磽聽之地以盈虛損益聽之人時不
順成舉室絕望愚民狃於廣種薄收之說而不知變此失
計之甚者也一夫之力顧彼失此畝之所入每不足以供
賦而自贍旱災猝至束手待斃無足怪者河陰亢中州惡
土山崗瘠硬水道不通又拙於謀生糞土無力流亡之患
近於眉睫茲以古區田法詠爲吾民始除餘田照常耕
種每家先種區田一畝其一切按時布種逐區澆灌及煮

糞用灰壅鋤之法不得絲毫有違古制人力既齊收效自異蓋田各有區土脚既深風日不害負水零澆隨力可救糞草如法地方有餘以之救荒所謂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實功也以之力農所謂事半功倍以少勝多之要術也昔袁了凡先生令寶坻行之大獲成效古人立法具有至理吾人務盡心力作無怠無躁共相勸勉以期有成有能倡先導衆如法盡善者本縣申憲優獎免其雜差給與頂帶嬉遊怠廢不遵約束罰無赦

申奇彩

重修文學櫺星門記

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此後世畸輕畸重之說若夫上庠下
庠東序西序極之常參官暨六軍諸將且服朱紫爲諸生
矣惟是家塾里校非不徧及州黨而上則徒循其名下亦
尠奉其實采芹采莩羣以爲離蔬屠拾青紫之捷徑殆不
翅類雍之終南焉世降風微有自來矣說者或徒咎民心
之不古若也濁其源乃欲流之清不亦難哉余視事之初
釋菜之始仰見廟貌傾圯時切茂草之懼而瘡痍未起生
聚未繁申抑鬱而未遑也於是撤櫺星門首創之夫河陰
巖邑也東距鴻溝西偪武牢成臯廣武間龍盤虎踞固歷
代用武之地而非文獻之邦若曰化民成俗以大行禮義

蓋未易數數觀也有之自明洪武三年始然劉公茂作焉
而未備蔡公道充備焉而不精茲承兩公之後而潤色之
望門牆者莫不蹶然生敬矣本朝定鼎垂五十年禮樂之
興殆在是歟因念由門牆而宿寢築室者必有其模自小
成而大成考道者亦有其序然則鼓篋祭菜其學之棖闡
歟知類通達其學之堂奧歟論治者先辟雍遡流者欲徵
其源也遜志者首棖闡原始者貴要其終也邑人士由門
及廡由廡及堂日新月盛而時術之將見坐言起行以黼
黻皇猷焉雖登三咸五無難已豈千霄之木必生鄧林連
城之壁不產窮簷也哉豫土居天地之中河陰當嵩敖之

側比之四海有樞象焉既爲之先宜必有爲之後者矣薄
海內外其誰不蔚然起興相續而賡泮水之什也今茲之
舉寧獨有賴於此彈丸云爾哉

捐修學宮弁言

文之時義大矣哉尙稽聖帝欽明文思聿臻於變久矣文
風所至民風繫焉載觀哲王文命誕敷世稱邛隆展也文
運所在國運關焉文之時義大矣哉猗歟天子戡亂救寧
植我蒸民治云盛矣猶曰未也唯其教之景運維新進修
文德丕振學校載蒞成均策士臨軒鴻儒博學上自元老
下逮布衣穆穆雝雝濟濟文教所播爍五駕三渺予

微臣濫叨民牧廣武舊墟河陰新令前襟索水後繞黃流
叢爾彈丸地靈人傑向稱多士榛蕪却爲闖寇流氛自明
之季東南藩孽倡亂甲寅飛輓軍需旱魃赤土救死不暇
奚暇詩書遭逢聖仁兆民允植解愠阜物胥怙以熙漸聞
絃歌自巷而里問誰誘掖有師而儒問誰奮興百爾俊髦
因緣幸際忭舞僊僊振德有懷贊揚靡術朝夕講貫朔望
明倫逡巡黌宮怒如負疚巍乎文廟棖桶其地岌焉櫛星
丹楹未飾興墜振弛繫予之責輾轉民力謀始維艱欣值
有年思逞螳臂竭捐廩食鳩材庀工一本難支敢告同志
緬維庠序實資進修咨爾諸生實爲楨幹共存心目曷視

其隳相與有成爲山平地恭陳矩疏旋始經營拭目頽垣
轉盼廣廈輝騰奎壁氣冲斗牛辟雍鐘簴泮水荇藻振聳
啟牘爲鹽作梅論秀書升光國榮里閭閻沐化熙如皞如
朝宁生輝明哉良哉吁嗟乎民生國運胥攸賴焉實維學
宮爲之首善文之時義大矣哉

西園草堂記

古之仕者顯親揚名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而菰菜
蓴羹鱸魚膾未嘗不因秋風及此勞之與逸濃之與淡倘
亦有隨遇而安者乎余製錦初試來尹茲土慮無克報君
父答輿情也忤忤然若有弗及知弗及爲而僕僮輩因署

西隙地築土爲壁高不隱肩誅鋤荆棘搆數椽以避風雨
進食之暇偶憇北窓下思古人粘澳釜蠟代薪紫絲步障
四十里錦帳五十里視此得無掀髯捧腹耶地官卽蕭子
禰百挈觴過從酒酣耳熱負楹而言曰君曷謂此數椽者
不若凌雲落星之盛也布衣茅屋肅然如故彼非金紫光
祿大夫耶床頭土障壁掛葛燈籠麻蠅拂後世何常不以
儉素重其人且此彈丸黑子寶手逍遙不難移晷而達四
境也諸保聚落落若晨星父老子弟可一問而億其名出
坐廳事鈴閣闐如間有公私文案署可否於醴陰菱茨之
間其必崇臺廣榭刻桷丹楹乃爲達官生色耶堂畔有池

魴鯉數頭足供匕箸自池折而北早薤晚菰參差溝洫間
此尤不與市民爭錙銖也風雨晦明間輕裘緩帶坐卧嬉
游何羲皇之不可傲哉余乃縱步徜徉思蕭子之所以樂
余之樂者忽輾然失笑曰綰通綬宰百里而亦能清疏若
此乎無宵旰之勞有邱壑之逸薄糈冷署等若抱關然思
昔人相宮功德或未免於罪高浮屠如斯園者庶幾免矣
吾之爲此堂也藏吾拙也亦聊以寡吾悔也

建東嶽廟拜軒引

嘗攷古廟朝之制雉門皋門應門漸乃及堂幽深邃穆不
遽使人窺測至尊示弗敢近也蓋人之情習見則狃於玩

而氣不肅別爲拜起之所以遠人於神遠人於神而神尊
矣神尊所以攝吾敬生吾畏也河陰郭外之有東嶽廟不
知何昉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鬱尊黃目俎豆用饗
歷代以來典禮不廢矧茲泰岱於嶽爲最尊嘗覽其圖說
有云神主世界人民官職及定生死之期兼註貴賤之分
長短之事雖神者聰明正直依人以行而天下士民羣然
尊禮虔祀之固弗敢玩也今廟貌巍然而拜軒缺如將威
顏咫尺何以妥神靈而肅瞻仰耶縱不能輝煌金碧壯羣
飛鳥革之雄觀安可無峻宇層簷儼法界莊嚴之寶相使
瞻拜其下者知赫赫明明悚然起敬凜然起畏則因之而

洗心滌慮未始非儆人爲善之地也是不可不解俸餘一
爲增建古云黍稷非馨明德爲馨若徒謂神所憑依在此
而不在彼則吾豈敢

重建興文書院記

河陰在大河之南左鴻溝右牛口歷代用武之地也迨趙
宋真仁之際崇儒重道人材盛於汴洛邑地介居其間鉅
儒碩士往來游息者衆教化所漸蒸爲風俗其人文有周
之遺風焉縣治左舊有公署數楹明萬歷間邑令胡公襄
明擴大而更新之顏其門曰興文書院凡中州長吏觀風
而至止者與邑士俯仰其間談經鼓篋甚盛事也及海宇

滄桑宮牆鞠爲茂草求如靈光殿之巋然獨存者不可得
矣余來尹茲土顧而傷之捐俸餘爲邑人倡踴躍樂輸庀
材鳩工事起於丁卯十月終於戊辰二月落成時乃揖多
士而進之曰亦知今之所以建此者乎人材之盛衰在文
風文風之盛衰在學校國家治安垂五十年矣海內懷奇
磊落之士靡不以儒雅進身多士生長此邦觀黃河之奔
流嵩山之雄峙已足長其壯志從此翺翔乎禮樂之場休
息乎篇章之圃猶金在鎔如騏在御行見教化隆風俗美
人材盛黼黻皇猷攀龍鱗附鳳翼可立致也不然生長彈
丸之地長短相覆僅埒他邑一鄉民貧賦重爾多士方謀